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丛书

梁庭望 赵志忠 主编

赵志忠 著

中国

萨满教



中国萨满教

赵志忠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萨满教/赵志忠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丛书/梁庭望,赵志忠主编)
ISBN 978-7-225-03266-5

I. 中… II. 赵… III. 萨满教—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0259 号

中国萨满教

赵志忠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 行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3266-5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由《中国藏传佛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萨满教》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宗教》组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丛书,终于得以付梓。本丛书涵盖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和现代宗教,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容量。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渗透力很强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有自己的产生、发展、传播、演化、消亡的规律,与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生存环境、社会历史演变和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宗教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宗教文化的研究。因此,本丛书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努力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的一些演化特点和本质特征。

我们力争在这套丛书中突出以下特点:

第一,不着眼于单一民族,而是从总体上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宗教进行探讨。我们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分为一个板块;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分为一个板块;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民族分为一个板块;众多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分为一个板块。力图从宏观上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从中找出一些规律和特点。

第二,以无神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力图客观、公正地对待宗教文化遗产。对宗教的描述和研究,我们采取客观的态度,即客观反映,客观评价,并在适当的地方作一些前瞻探索,既指出宗教

观念的非科学性，人为宗教的阶级局限性，又肯定宗教在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为人类留下了丰富遗产，不随意对宗教进行褒贬。也就是说，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三，每部书一般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演化过程、流布情况、教义教规、人为宗教的政治背景等，目的在于探索宗教产生和演变的一些规律。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去探讨宗教，涉及到伦理学、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多方面，也适当涉及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而阐发宗教文化的特征及其价值。

第四，研究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凡涉及到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微词，或对某些民族关系的不正确理解，都严格加以区别取舍。在探索中不伤害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

本丛书的作者，既有从事十年甚至几十年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的专攻宗教学的博士。由于他们笔力和学识不凡，为本丛书增色不少。但由于宗教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可资借鉴的综合研究著作又比较少，加之作者能力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多加指正。

梁庭望 赵志忠

2001年6月

目 录

序	梁庭望 赵志忠 (1)
第一章 概说	(1)
第一节 萨满教文化圈	(1)
第二节 萨满教在中国	(24)
第二章 萨满教的起源	(37)
第一节 原始的自然宗教	(37)
第二节 “萨满”考释	(49)
第三章 萨满教的世界	(56)
第一节 自然崇拜的世界	(56)
第二节 图腾崇拜的世界	(64)
第三节 祖先崇拜的世界	(73)
第四章 萨满的职能	(77)
第一节 祭祀天神	(77)
第二节 祭祀祖先	(88)
第三节 占卜吉凶	(95)
第四节 跳神治病	(101)

第五章 萨满的服饰	(111)
第一节 神帽	(111)
第二节 神衣及其他	(114)
第六章 萨满的法器	(117)
第一节 神鼓	(117)
第二节 腰铃及其他	(121)
第七章 萨满教遗存	(125)
第一节 突厥语族各民族的萨满教	(125)
第二节 蒙古语族各民族的萨满教	(132)
第三节 满一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萨满教	(143)
第八章 萨满教文学	(166)
第一节 萨满神歌	(166)
第二节 《尼山萨满》传说	(176)
第三节 萨满故事	(192)
第九章 萨满教艺术	(201)
第一节 萨满音乐	(201)
第二节 萨满舞蹈与绘画	(230)
参考书目	(237)
后记	(241)

第一章 概 说

萨满教(Shamanism)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国际性宗教。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萨满教的影子,既使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应该是世界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因为中国萨满教的历史渊远流长,一直有着萨满教信仰的传统,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仍然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萨满教文化遗存。尤其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是中国萨满教信仰的主体和保存者。研究这些民族的萨满教,对于我们认识这些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一套自己的萨满教理论,推动国际萨满教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萨满教文化圈

萨满教是什么?萨满教文化圈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难题。几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外学者通过对世界各地萨满教的调查研究,对萨满教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但对上述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学术界“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情况是正常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讨论研究得以解决。萨满教研究,近些年在世界上比较热,在中国也正在不断升温。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进行着萨满教的研究,俄国、日本学者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中国也有萨满教研究的传统,古代文献记载十分丰富,近些年来的研究更是令世人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

萨满教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从而尽快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国际“萨满学”(Shamanology)。

一、关于文化圈

对于萨满教文化圈的看法，世界各国学者历来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广义的观点和狭义的观点。广义的萨满教文化圈观点认为，萨满教是广泛的原始宗教信仰，历史上的巫也是萨满教。萨满教文化圈应该包括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北欧及西伯利亚，美洲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屿、马来半岛的一些土著。这个文化圈把除了非洲以外的地域，基本上划入了萨满教的范围。

美国学者米尔奇·伊利亚德认为，“萨满教是由先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旅行探险者开始记录描述的。后来，类似的巫术宗教现象陆续发现于南北美洲、印度尼西亚、大洋洲以及其他地区。”“彝族和印度支那梅亚人的萨满还举行‘上刀梯’的仪式，象征他们能升入天国。居住在中国西南部属藏缅语系的纳西族摩梭人有大量的萨满教表征和仪式：升入天国，护送亡魂，等等。在中国，‘神飞’或‘灵魂周游’以及其他许多昏迷舞蹈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萨满教结构”^①。

我国学者莫东寅先生在其《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一文中也持有这一观点。他说：“在中国，原始宗教的巫，也是萨满教；而且不仅限于汉族，蒙古的黑教；回民的毛拉；保保（即彝族）的必磨；苗人的鬼师；傣人畲民的鬼师，都是萨满教的遗迹”^②。这样一来，就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给等同了。

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于1922年

①【美】米尔奇·伊利亚德：《萨满教——总论》，载《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二辑），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莫东寅：《清初满族的萨满教》，载《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来到中国云南丽江,对我国纳西人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考查,并著有《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①等著作。他对于纳西人的宗教信仰——东巴教有一定的研究,但他也把东巴教称作萨满教,在他所拍摄的东巴仪式照片上明显地写着Shamanism(萨满教)的字样。

这种广义的观点给人一种包罗万象之感,似乎所有的原始信仰,包括巫及巫术在内都纳入了它的范围。这样,萨满教就近乎于世界各国都具有的原始宗教信仰了,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

狭义的萨满教文化圈观点认为,萨满教是原始宗教信仰之一,它的信仰地域主要集中在世界的北半球。萨满教文化圈应该包括: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北欧北部及西伯利亚,美洲印第安人。这一观点与广义观点的区别在于:它排除了巫教以及其他一些原始宗教信仰。

中国东北、西北部是萨满教信仰的重要区域。这一领域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从古至今一直信仰萨满教。从古代民族,如肃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直到现代民族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大约有20多个民族都有萨满教的信仰。其地域包括中国西北部、内蒙古以及广大东北地区。

北欧北部主要是指北极圈以内的部分地区和格陵兰岛。生活在这—地区的爱斯基摩人、拉普族、芬兰族、格陵兰人等,他们所具有的宗教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欧洲中部的匈牙利人也有萨满教的信仰。他们对于萨满教的研究亦有突出的成绩,其国亦被认为是欧洲萨满教研究的中心。大部分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来自遥远的东方。一位匈牙利学者说:“我知道匈牙利人不属于欧洲民族。我们有许多同亚洲人相同的东西。我们同亚洲人,尤其是同蒙古人有许多相

^①【美】约瑟夫·洛克著,刘宗岳等译:《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同的特征。”她还举出了许多例证，都有崇尚马的文化，都有信仰萨满教的传统等。“在匈牙利的城市里，佛教的寺庙、神秘的萨满教、叙事诗歌和传统的医疗方法随处可见。”^①

西伯利亚地区气候寒冷、条件艰苦、人烟稀少。据1959年调查统计，在当时的苏联境内有26个小民族，共128 000人左右。他们分别是西伯利亚东北角的楚克奇人，约11 700人；白令海沿岸的爱斯基摩人，约1 292人；与楚克奇人相邻的科里亚克人，约7 434人；堪察加半岛西海岸的伊捷尔缅人（堪察加人），约985人；堪察加州科曼多尔群岛的阿留申人，约400人；在黑龙江沿岸和库页岛地区，纳乃人约8 000人，乌尔奇人约2 049人，尼夫赫人约3 700人，涅吉达尔人约400人，乌德盖人约1 400人，奥罗奇人约400人，奥罗克人约400人，尤卡吉尔人约415人，楚万人约700人，埃文人约9 100人，埃文克人约24 700人，多尔甘人约3 870人；生活在叶尼塞河、麦津河中间地带的涅涅茨人，约23 000人；苏联最北面的民族恩加纳桑人，约700人；叶尼塞河下游的埃涅茨人，约300人；此外还有谢尔库人约3 800人，克特人约100人，汉特人约19 410人，曼西人6 449人，萨阿姆人1 800人，托法拉尔人约400人。^② 这些民族大部分靠近中国的东北、西北，并且在历史上与中国许多民族有联系。

美洲印第安人是美洲这块土地上的原住居民，现在仍然有四千多万人。^③ 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及奇布查文化。但在他们的信仰方面仍然保留有萨满教文化的特点。

此外，朝鲜半岛的朝鲜族，日本列岛的最古老的居民阿伊努人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①【美】约翰·波姆佛利特撰文，志忠译：《渴望寻根》，载《华盛顿邮报》，1995年2月6日。

②【苏】B·N·瓦西里耶夫等：《苏联北方的二十六个小民族》，载《民族译丛》，1979年，第2期。

③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斯斯坦的居民,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也有萨满教的信仰。

这种狭义的萨满教文化圈的观点比较符合萨满教信仰的实际情况,也为大多数研究萨满教的学者所接受。这个文化圈的地域也比较广阔,横跨欧亚,远至美洲,其人口已在几千万以上。一般来说,一种地域文化既然有文化圈,就应该有文化中心。萨满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文化圈既然已经确定,其文化中心也应该可以确定。我们认为,中国的萨满教信仰历史悠久,不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都有信仰萨满教的传统;中国的西北、东北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萨满教信仰的根基;“萨满”一词来自中国的女真语。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是世界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其理由如下:

1. 中国是世界上记载和研究萨满教最早的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的《二十五史》中,从第一部编年史《史记》到最后一部史书《清史稿》,几乎都有有关中国古代民族萨满教信仰的记载。

《晋书》中说:肃慎人“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①

《后汉书》中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②

今朝鲜半岛之先民三韩人:“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③

辽代契丹人有祭天、祭祖、祭火神等仪式。据《辽史》记载:“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

①【唐】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②【宋】范晔撰:《后汉书》,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③同上。

之。巫及大巫次赞祝火神讫阁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①

金代女真人时期中国萨满教比较完整，并有“萨满”字样见诸于文字记载。女真人亦有祭天之礼，据《金史》记载：“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②

元代蒙古人的萨满祭祀，在《元史》中亦有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馐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③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了古代肃慎人的灵魂不死观念，匈奴人的祭天神仪式，三韩人的事鬼神活动，辽代契丹人的祭祀火神的场面，金代女真人的告祭天地祭仪以及蒙古人祭祖仪礼。严格地讲，所有这些祭祀及仪式都应该属于萨满教的范畴。而里面出现的巫、大巫、巫祝等祭师，实际上就是萨满教中的萨满。

清代乾隆年间刊行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系统记载与论述萨满教的著作。这本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满族历史上所信仰的萨满教，包括各种祭祀规则、各种神祇以及一系列神歌等，在中外萨满教研究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2. “萨满”一词出自我国的女真语

12世纪中叶，宋代学者徐梦莘在其《三朝北盟汇编》^④中，第一次记录了女真语“珊蛮”(Saman)一词，成为中外萨满教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个记录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的、毫无争议的“萨满”一词的记录。在清代“萨满”一词使用得相当广泛，许多学者将其记录成“萨满”、“萨玛”、“萨麻”等，其实都是女真语或后来的满语

①【元】脱脱等修：《辽史》，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②【元】脱脱等修：《金史》，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③【明】宋濂等修：《元史》，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④【宋】徐梦莘著：《三朝北盟汇编》，卷三。

Saman一词的音记。乾隆年间出版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①中就用了满语Saman一词,尽管后来译成汉文时写成“司祝”。

清嘉庆年间,西清在其《黑龙江外记》^②中,称达斡尔跳神萨满为“萨玛”。光绪年间,曹廷杰在其《西伯利亚东偏纪要》^③中,将黑斤(即赫哲人)的萨满记作“叉妈”。

民国年间,凌纯声在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④中,将赫哲族的萨满记作“萨满”,与我们今天记录的用字一样。

从萨满一词的来源及其应用来看,它是北方民族语无疑,绝不是汉语,更不是外国语。众所周知,西方人知道萨满和萨满教是比较晚的。萨满一词传入西方大约是在18世纪。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至1696年,沙皇彼得大帝派往中国使节团中,有两位荷兰人——伊苏布兰特·伊代斯和亚当·布兰特。在他们撰写的中国旅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一词介绍到欧洲。此后国际上才知道,在中国北方存在着一种原始的信仰,并把它称之为“Shamanism(萨满教)”。从此,国际上就通用了“萨满教”这一词,成为一个专用术语。^⑤后来,许多俄罗斯学者踏上了西伯利亚的土地,对当地的萨满教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日本学者又对我国的东北、内蒙等地的萨满教进行了考查,使世界对于萨满教有了较深的认识。^⑥

3. 从地域上看,中国正处于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

①【清】允禄等编：《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清乾隆殿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满文本。

②【清】西清：《黑龙江外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见《辽沈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

④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1934年，南京。

⑤吕光天：《论我国北方各族萨满教》，见《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广大地区在历史上是东北亚最发达的地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各民族，如鲜卑、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满族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地方政权和国家政权。元代的势力范围甚至达到了欧洲大陆，清代的势力范围也达到了西伯利亚。作为统治民族，作为具有高度发达封建文化的拥有者，他们的文化向四面辐射，影响到其他民族是极其正常的。而其中的萨满教文化，也会同其他的文化一起影响到周边的民族。

西伯利亚地区，历来被认为是萨满教保留较好的地区。但最早涉足这个地区的人，并不是俄国人，而是中国人。因为，在俄国人知道这个地区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还只局限于欧洲。俄国人真正涉足西伯利亚是从17世纪开始的。

据史书记载，自古以来中国北方的许多民族，比如肃慎、突厥、蒙古、契丹、满等，就居住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以及库页岛一带，贝加尔湖是中国的“内湖”，黑龙江也不过是中国的“内河”。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的鄂伦春人在17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居住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北、西起石勒喀河、东到库叶岛的广大地区。他们与这一带的鄂温克人、赫哲人、满族人友好相处，并与达斡尔人、汉人以及库叶岛上的阿伊努人(虾夷)等频繁交往。^①

我国的达斡尔族在公元12世纪以后，从西拉木伦河、洮儿河一带北迁至黑龙江流域，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精奇里江(结雅河)、牛满江(布里雅河)的广大地区。在沙皇俄国时期的文献中记载，这一带被称为“达斡尔地区”。即使是今天，在我国的满洲里至俄罗斯境内的赤塔之间还保留有“达斡尔里亚”的火车站的名字。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3卷)中，还有“达斡尔里亚”的辞条，“一

①秋浦主编：《鄂伦春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个历史地理名称,在外贝加尔湖的东边,一部分在黑龙江流域(至17世纪为止),一直伸展到石勒河、额尔古纳河、结雅河、布里雅河和部分松花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这一区域的名称来自达斡尔族。因为那时候他们即住在西达雅布罗诺威岭以东的地区”^①。17世纪中叶,达斡尔人同沙俄武装入侵者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为保卫我国东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达斡尔人受命于清王朝南迁于嫩江流域,并且世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

库页岛历来属于中国领土,只是在1840年以后才被沙皇俄国占领。在库页岛上世代生息的费雅喀、鄂伦春、库页等民族,也属于我国北方民族的一部分。清乾隆二十八年(1761)编著的《皇清职贡图》中说:“库野(页)居东海岛之雅丹达里堪等处。”“土语谓之库野话,岁进貂皮”。“费雅喀在松花江极东,沿海岛散处,以渔猎为生。男女俱衣犬皮,夏日则用鱼皮为之。性悍好斗,出入常持兵刃。岁进貂皮。”^②在19世纪中叶,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人有2 679人,共140户,居住在39个村屯中。此外,在鄂霍茨克海盼精湾海岸有15个村屯,在堪察加半岛西北岸有6个村屯,俄留土尔湾海岸有9个村屯。据咸丰八年(1858)的统计,当时在巴兰、乌喀、俄留土尔等屯还有2 500人,其中1 750人游牧于北纬56度的堪察加半岛上。^③也就是说,在俄国人占领库页岛及其海域之前,我国的北方民族已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他们的足迹甚至到达了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④。

今天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西伯利亚民族,与我国的一些民族是同一民族。布里亚特人就是中国的蒙古人,纳乃人就是中国的赫哲人,埃文克人就是中国的鄂伦春人。此外,乌德盖人、埃文

①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清】傅恒等编著:《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

③吕光天、古清尧编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民族与中原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富育光、王宏刚著:《萨满教女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人、奥罗克人、爱斯基摩人等，都与我国北方民族在语言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洲印第安人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赞成“白令海峡”说^①，即印第安人是在大约1.5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亚洲人。一些专家们的研究表明，印第安人属蒙古人种，其语言文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有一定的联系。而其中对萨满教的信仰就是与中国北方民族最为相同的特点。很有可能，印第安人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的同时，也把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带了过去，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如果“白令海峡说”成立，那么中国北方民族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就相当密切了，其语言文化上也应该相当接近。无疑，萨满教文化也应该是从亚洲带过去的一种传统的宗教文化。

4. 中国北方民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萨满教

在中国西北、东北仍然有10多个民族，大约2 000万人口，保留着萨满教的信仰，或者留有一些萨满教的残余。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所无法相比的，被称作萨满教基地的西伯利亚也是如此。突厥语民族虽然在历史上改信了伊斯兰教，蒙古语民族虽然也改信了藏传佛教，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中仍然可以见到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在满——通古斯语民族中，萨满教的信仰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赫哲族、满族以及朝鲜族中，萨满教文化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祭祖、祭神、续家谱等活动仍在继续。

从远古至今，中国的北方民族一直生息繁衍在北亚和东北亚的广大地区。他们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一系列的地方政权和朝代，这在当时应该是世界上先进民族文化的代表。他

^①Oliver Lafarge: 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奥利弗·拉法奇:《美国印第安人史话》)Crown Publishers, INL. New York, NY. 1956.